

中华古典国文珍品
GUDIANGUOWENZHENPIN

韩

非

子

【战国】韩非



老子



孟子



庄子

大学

黄山书社

中华古典国文珍品

付再学 校注

韩 非 子

战国·韩非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付再学校注. —合肥:黄山书社, 2002. 2

(中华古典国文珍品/李明主编)

I. 韩… II. 付… III. ①韩非子—译文②韩非子—注释
IV. B2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619 号

中华古典国文珍品·韩非子

付再学 校注

主 编:李 明

责任编辑:任耕耘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市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0

字 数:1505 千字

印 数:6000

版 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80630-700-1/1·80

定 价:78.00 元(全 10 册)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博大精深的中华古典文学作品介绍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和古文研读者,我们精选版本,重新整理,博采众家之长,并赋予我们新的理解、新的立意,将内涵不断延伸,将外延不断扩大,终于编纂成《中华古典国文珍品》、《中华古典诗文珍品》、《中华古典智慧珍品》三个系列,并终于顺利出版。

中华古典名著宝库涉及领域之广、内容之丰富、种类之繁多,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所以我们收集的作品主要以流传久远并被当代社会及文学史广泛认可的佳作名著为主,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为此我们分成三个系列出版,注重选编、选译、选注及点评水平的提高,对作品中的疑难句段作重点注释,突出主题,显示特色。帮助有一般阅读能力的朋友,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做到开卷有益。

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充分考虑到读者的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注重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及普及性,充分体现轻松读书、娱乐读书的宗旨。

因我们水平有限,未能使案头工作更上层楼,不免心存遗憾。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见到了成果。相信广大读者和我们一样,畅游于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博览群书,能充分享受人生这一大乐趣。

编译者

2001.11

目 录

主道·····	(1)
有度·····	(6)
孤愤·····	(14)
说林上·····	(22)
说林下·····	(38)
内储说上七术·····	(53)
内储说下六微·····	(80)
外储说左上·····	(104)
外储说左下·····	(136)
外储说右上·····	(156)
外储说右下·····	(183)

主 道^①

【原文】

道者^②，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③；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寥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④。

【注释】 ①主道：主，君主。道，方法，准则。主道指做君主的方法原

则。②道：我国古代道家所主张的一种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万事万物的本源之观念。③素：本指没有染色的丝，此指本来面目。

④经：准则，原则。

【译文】

道，是万事万物的起始，是判定是非曲直的标准。因此，贤明的君主把握这个源头，就可以了解万物的来源；研究这个标准，就可以了解事物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用平静虚心的态度来对待事物，事物的名称要从它的内容去确定，事情的发展要让它自身的规律去决定。虚心，才能知道事物的真实情况，静心，才能知道行动是否正确。有话的人，自然会说出来；要办事的人，自然会采取行动。君主只要将他们的言语和行动加以参照验证看言行是否一致，君主就可不动声色，让事物还原为它们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君主不能表露出自己的欲望，若表露出自己的欲望，臣子便会精心装饰自己；君主不要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若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臣子就会阿谀奉承。所以说，君主只有隐藏自己的好恶，才能看到臣子的真实面目；君主去掉个人的偏见与智慧，臣子就会小心谨慎地工作。这样一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而使万物都处在应处的位置上；君主有才能却并不表现出贤明，以便观察臣子们行动的依据；君主虽然勇猛但并不发威，使臣子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所以，君主隐藏智慧却显得更加英明，隐藏才能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隐藏了勇猛却变得更强大。群臣恪尽职守，百官各有各自的准则，君主根据臣子的才能使用他们，这就叫做按规律办事。所以说，君主清闲得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少见得别人都不知他在什么地方。英明的君主在上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惊恐不安地工作。做一个英明君主的方法是使有智慧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君主根据他们的主张来决定政事，这样君主就不会缺少智慧；使有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这样君主就不会缺少才能，臣子立下了功劳，就表现了君主的贤名，臣子犯下了过错，就由臣子自己来担负罪责，这样君主的名望就不会受损。因此君主不贤明却可以做贤人的老师，君主虽智慧不高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子付出辛劳，君主享受成

功,这就是贤明君主的治国方法。

【原文】

道^①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②。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馀,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③,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④: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名”,乾道本作“明”,陶鸿庆曰当为“萌”,本书多以“萌”为“民氓”。《集解》据顾广圻校记将“明”误改为“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注释】 ①道:指治国的方法。 ②虎:比喻欲篡权的奸臣。 ③刑名:指法律。 ④壅:蒙蔽的意思

【译文】

君主治国的方法在于使臣子观察不到,治国方法的运用在于使臣子无法知道;君主要虚静无为,用隐蔽的方法观察群臣的过失。君主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听到了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知道了好像不知道一样。知道臣子的言论以后,不加变更,以便参照验证他们是否言行一

致。每个官职由一人担任，不要使他们彼此串通，那么一切事物的真相就会显露出来。君王要仔细地掩盖自己的行踪，隐藏自己的目的，使臣子无法知晓；君王要去除自己的智慧，不表现自己的才能，使臣子不能估计。君王保守自己的意图而考核臣子是否与自己一致，谨慎地掌握权力并牢固地掌握它。断绝臣子对权力的欲望，破除臣子对权力的意图，不要让人产生夺权的企图。不谨慎地断绝他们的欲望。不牢固地把守权力的大门，像虎狼一样的奸臣就会出现，若不慎重地处理事务，不掩盖真实的感情，叛贼就将产生。奸臣叛贼杀害君王，取代王位，他手下的人全都参与，所以称他们为猛虎。在君王身边当奸臣，钻君王犯错误的空子，所以称他们为叛贼。驱散他们的党羽，没收他们的财产，查封他们的府宅，搜捕他们的帮凶，国家就会消除“猛虎”。君王的权力大得不可估量，深得不可探测，但与法律保持一致，审查验证法律，擅自行动的人就惩办，国家就会消除叛贼。因此君主有五种蒙蔽：臣子隔离了君王叫蒙蔽，臣子控制了财政叫蒙蔽，臣子擅自发号施令叫蒙蔽，臣子能私自施行仁义叫蒙蔽，臣子能培植党羽叫蒙蔽。臣子隔离了君主，君王就丧失了权力；臣子控制了财政，君王就丧失了恩德；臣子擅自发号施令，君王就失去了控制力；臣子能私自施行仁义，君王就丧失了名望；臣子能培植党羽，君王就丧失了帮手。这就是君王要独自掌握权力，不让臣子掌握权力的原因。

【原文】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①。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偷赏，则功臣堕^②其业；赦罚，

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注释】①符：我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一种凭证，多用竹木或铜玉制作，行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

②堕：通“惰”，懈怠，懒惰。

【译文】

君主的治国方法贵在平静而又谦让。不亲自处理事务而知道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划思虑而知道臣子办事的成败得失。所以君主不用提出主张，应让臣子提出好的意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作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意见，君主握之以契，臣子作出了功效，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相合一样，考核臣子的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群臣向君主陈述意见，君王根据陈述而交给他适当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求达到应有的效果。达到的效果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效果与任务不符，任务与主张相违，就加以惩罚。贤明的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子提出的主张与实际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就像及时雨一样温暖人心，百姓都受益于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就像雷霆一样令人生畏，即使是神仙圣人也不能逃脱。所以，贤明的君主不吝惜奖赏，也不免除刑罚。吝惜赏赐，则功臣就会懈怠，任意免除刑罚，奸臣就会为非作歹。因此，如果确实有功劳，即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赏赐；如果确实有过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如此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会懈怠，而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

有 度^①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②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③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赵救燕（顾广圻曰当云“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④，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注释】 ①有度：度，法度，即法律制度。 ②氓：人民。 ③蓟：燕国首都。在今北京附近。 ④冠带之国：此指讲究礼仪文明的国家，就是当时中原各国。冠带：帽子和腰带，用来比喻文明礼仪。

【译文】

国家没有一直保持强大的,也没有永远处于弱小的。主张依法治国的人强大,那么国家就强大,主张依法治国的人弱小,那么国家就衰弱。楚庄王兼并了二十六个小国,国土扩大了三千里,当楚庄王去世后,楚国也就衰落了。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小国,国土扩大了三千里,当齐桓公去世后,齐国也就衰落了。燕襄王以黄河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攻袭涿城方城,联合各国攻破齐国,帮助赵国灭掉了中山国,当时,和燕国结盟的国家就受到重视,没有和燕国结盟的国家就受到轻视。燕襄王去世之后,燕国也就衰落了。魏安釐王之时攻打燕国,援救赵国,占领了黄河以东的地方。又乘胜攻取了定陶、卫国等地,同时向齐国开战,占领了齐国五都之一的平陆,还攻击韩国而占领了管地,在淇水下游大获全胜。在睢阳战役中,魏国又打得久战疲惫的楚军弃甲而逃。在上蔡、召陵等战役中,还连连战胜楚军;一时之间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在中原各文明国家中耀武扬威,可是,当魏安釐王去世之后,魏国的辉煌也就完结了。如此说来,有楚庄王、齐桓公在,楚国、齐国就可以称霸;有燕昭襄王、魏安釐王在,燕国、魏国就可以逞强。现在这些国家都衰亡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官吏都在干乱国的坏事,而不努力推行治国的措施。这些国家已经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家的法律,去追求法律之外的私利,这就像拿着干柴去救火一样,国家只会变得更加混乱衰弱!

【原文】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①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

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壹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壹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讎^③法则可也。

【注释】 ①法度：法律、规章制度。 ②权衡：秤锤与秤杆此处指标准。 ③讎：校对。

【译文】

在当今之世，有能够杜绝谋取私利的行为而严格地依法办事的君主，人民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有能够去掉谋求私利之行为而遵守国家法律的臣子，国家就会强盛，敌人就会虚弱。所以，只要有检查臣子是非得失的法律制度，用来驾驭群臣，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只要有审查是非得失的标准，用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倒置的事情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名声推举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着君主而在下面结党营私，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推举官吏，那么臣民就会热衷于结交笼络，而不求按国法办事。因此如果官吏没有才能，国家就会混乱。根据一个人的名声施行奖赏，根据别人的毁谤进行处罚，那些喜爱奖赏、厌恶处罚的人，就会放弃国家事务，采取谋私的手段，互相勾结起来干坏事。他们忘掉君主的利益

而在外搞个人私交,以便提拔他们的党羽,那么他们的下级能为君主办事的人就少了。他们交游广阔,党羽众多,里里外外结成朋党,即使有很大的罪过,为他们说好话的人也有很多。所以忠臣虽无罪而遭难被处死,奸臣虽无功劳却安稳得利。如果忠臣遭受危难,被处死,不是因为他们有罪,那么忠良就会隐退;如果奸臣安稳得利不是因为他们有功,那么奸臣就会变本加厉,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是这样,群臣就会抛弃国法,重视个人的利益,轻视国法了。他们多次拜访善于结党营私的“能人”,一次也不上朝;千方百计考虑私人的利益,从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下属官员的人数虽然多,但不是用来尊重国君的;各种官职虽然齐备,但不是用来担当国家重任的。如果这样,那么君主虽然有君主的名称,而实际上只能依托于臣子的私家势力。因此我说:亡国的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不是说朝廷的臣子减少了。大家致力于增加自己的财富,却不努力使国家富强;大臣们醉心于互相抬高地位,却不想着尊重国君;小臣们用俸禄供养私友,不把自己的职责当一回事。之所以会成为这样,是因为国君不按法办事,而听任臣下任意行事。因此,贤明的国君以法律规定来选拔人才,而不是凭自己之好恶;以法度来衡量功劳大小,而不是凭主观推测。这样,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无能的人也无法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一定能受到提拔,受非议的人也不会受到排斥。这样,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都能清清楚楚,国家就容易治理了,所以说,君主治国以法度为准就可以了。

【原文】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①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入;嫚^②傅体,不敢弗搏。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贵贱不相逾,愚智

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③，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奏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也。

【注释】 ①北面：向着北面。古代君主向南面而坐，臣子向着北面而立。 ②镆铘(yé)：古代传说中的名剑。 ③郎中：帝王侍从官的通称。

【译文】

贤能的人当臣子，面向北面叩头行礼，从无二心。在朝廷中不敢推脱卑贱的事情，在军队中不敢推辞危险的任务。服从国君的指使，遵守国君的法律，虚心地等待君主的命令，从不议论别人的是非。作为臣子有口而不为自己谋取私利，有眼而不为自己寻找私利，其一切都为国君所控制。作为人臣就好像君主的手，上用来整理头发，下用来修理双脚，遇到君主感到冷暖寒热之时，不能不护理，遭到有人行刺时，不得不

与刺客搏斗。君主对贤明之臣不能存有私心,对有才能的人也不能有意偏袒。正如百姓不去他乡结交朋友,也没有在广阔的地域里奔走的忧虑。贵族和贱民都不逾越自己的名分,愚笨的人和聪明的人都各得其所,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如今那些看不起国家的爵位俸禄,轻易奔走逃跑,去选择君主的人,我认为不能称之为是廉洁的。采用花言巧语欺骗的手段而违反法律,背离君主的意思而强行谏说,我认为这种人不能称为是忠诚。用给予恩惠收买臣民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名声的人,我认为这种人就不能称为是仁义。脱离世俗,离群索居,却在议论君主的人,我认为这种人不能称为是义气。对外出使到诸侯国,对内损耗自己国家的力量,又趁着自己国家危险之时,恐吓自己的君主说:与某国的关系没有我就不能亲近;与某国的仇怨没有我就不能化解。而君主还信任他,让他来处理国家事务,他却便借贬低君主的名声来炫耀自己,借损害国家的利益来获取自家的利益,这样的人我认为不能称为是智慧。廉、忠、仁、义、智等说法,是乱世所流行的说法,却是前代君王的统治思想所抛弃的。前代君王的法令说:作为臣子不得耍威风,不得谋私利,要听从君王的指挥。不得违法作恶,而应服从君王的指引。古时候治理得很好的社会中的民众奉公守法,抛弃私利之术,专心一意地为君王效劳,随时听从君王的任命。

作为国君,如果要亲自督察百官群臣,那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精力也不够。而且如果国君用眼睛观察,那臣子就会粉饰外表;如果国君用耳朵听取,那臣子就会花言巧语;如果君王用心思虑,那臣子就会夸夸其谈。先王认为依靠自己的眼睛、耳朵、思虑是不够的,因此便放弃自己的能力,而依靠法度,严格地施行赏罚。先王抓住了这个要领,所以法令简要而且不受侵犯。国君控制天下,机巧权变的人不敢使用欺诈的手段,邪恶狡猾的人不敢施展其讨好奉承之术,阴谋奸诈的人没有了钻营的机会。臣子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也不敢随便乱说;近在眼前的郎中,也不敢隐瞒伪装功过;朝廷中的群臣,只有将自己的微薄之力献给君王,而不敢擅自越离职守。所以,治理国家的工作不费力,而时间却显得宽裕,这是君王运用法律维护权势的结果。

【原文】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①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法。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贷错^②（刘师培曰“贷”乃“貳”之讹），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③，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④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美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王念孙曰“属”当为“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注释】 ①司南：古代类似指南针的器具。 ②错：通措，安置。

③绳：木匠所用的墨线。 ④斗石：古代两种容器。

【译文】

臣子侵害他们的君主，好像走路时遇到的地形那样，逐渐发展变化，使君主丧失了清醒，东西变换了方向，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司南来确定早晚太阳的方位。因此英明的君主使他的臣子们不在法律之外打主意，不在法律之内私施恩惠，一举一动都符合法律。法律是用来禁止过错、排除私利的；严刑，是用来贯彻君命、惩治臣下的。威势不能由君臣二者同时拥有，权力不能由君臣双方共同掌握。威势、权力